

宁夏之外,河北葡萄酒更值得关注?

宁夏为中国葡萄酒提供了国际标杆,而河北的独特价值则在于,它展现了中国葡萄酒发展不均衡,但极具启示性的阶段。

Carol Yuan

对许多中国以外的葡萄酒爱好者而言,宁夏已成为中国精品葡萄酒最熟悉的代名词。今年五月,我走访了宁夏十家酒庄,七月又花一周时间游历了京津冀葡萄酒走廊。这次行程引发了不同的思考:如果说宁夏证明了中国能产出精品葡萄酒,那么河北展现的,或许

是中国葡萄酒下一阶段的发展图景。

在河北,我看到的并非统一、精致的区域形象,而是一幅零散却更具揭示性的画面:更深的产业根基、紧邻北京的地理优势、怀来等地更凉爽的风土,以及一批试图同时吸引评委、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酒庄。

距离国际代名词尚有距离

河北产区的最大优势在于地理位置。从北京到怀来,车程约一至两个小时。这种邻近性意味着酒庄不只是生产基地,也能成为周末目的地、消费者教育空间和北京周边生活方式经济的一部分。对都市消费者而言,这种可达性降低了其接触葡萄酒的门槛——参观酒庄可以是短途旅行、一顿饭、一次宅度假或一个休闲日。但在国际上,河

北仍缺乏像宁夏那样的清晰标签。宁夏已被等同于中国精品红葡萄酒和雄心勃勃的酒庄项目,河北的故事则复杂得多:怀来的历史与技术地位、老牌国有关联酒庄、私人投资项目、京郊生活方式型酒庄,以及北戴河等度假地周围的小型生产者。这种复杂性或许解释了河北为何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低调,但也正因其复杂而更有趣。

能支撑平衡感的风土

对怀来的第一印象虽不戏剧化,却很说明问题。七月中旬的北京酷热难耐,乘高铁约120公里抵达怀来后,明显感觉风更大、气温更低,尤其在早晚时分。在迦南酒庄的南山17号葡萄园,站在园内一段明代长城上,葡萄种植规模尽收眼底:行列整齐,园面干净,藤蔓、叶片和果实状态健康。滴灌设施已安装,但参观期间恰逢降雨充足,系统主要用于输送养分。

更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是:怀来的葡萄园受益于海拔、风力、周边山脉和官厅水库的调节。迦南的葡萄园海拔从500米到1000多米不等,这些条件有助于葡萄保留酸度、延长生长期,尤其适合白葡萄品种和不需要过多热量的红葡萄品种。

品鉴中,这转化为与宁夏酒明显不

同的风格。宁夏马瑟兰通常更饱满、更成熟、结构更强,带有深色果味和更集中的口感,有时让我联想到紫薯的气息;怀来马瑟兰则呈现更多新鲜红果、花香、更明亮的酸度和更轻盈的酒体。

白葡萄酒的对比同样明显。宁夏霞多丽常以更奔放的香气和更成熟的核果味开场,酸度包裹在饱满的酒体中;河北霞多丽的酸度则更直接——线性、明亮,像一条支撑酒体的脊梁。迦南的雷司令也展现出矿物感和汽油味,进一步印证了怀来凉爽多风的条件,适合需要保留酸度的葡萄品种。

这并非说怀来优于宁夏,而是指向中国葡萄酒不同的风格方向。宁夏酒强在慷慨的酒体、高酒精度和表现力,怀来的优势则更在于明亮的酸度、精致感和平衡度。

现代中国葡萄酒的历史根基

河北的重要性不止于气候和地理,它也承载着现代中国葡萄酒的部分集体记忆。

中法庄园是鲜明的例子。其前身是1999年在怀来建立的中法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项目,后更名为中法庄园,2010年成为邻近迦南酒庄的姊妹庄。这段历史不仅体现在档案和品鉴室的叙述中,也体现在苗圃和嫁接设施里——那里培育的葡萄苗木供应给全国多个产区。参观时,我们受邀亲手尝试嫁接,这一活动让酒庄的历史角色变得具体可感:这里不仅是瓶装酒生产者,也连接着中国葡萄栽培的技术基础设施。

同样的历史层次感也出现在别处。长城桑干酒庄的叙事与中国早期国有葡萄酒产业相关,包括中国第一瓶标准化干白葡萄酒的研发。在秦皇岛的硕丰酒庄,我看到了树龄约30年的赤霞珠——按欧洲标准不算老,但在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尚年轻的背景下,意义非凡。

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们打破了行业关于“中国只是葡萄酒新前沿”的简单看法。

河北表明,中国葡萄酒不仅是近年快速投资的产物,也包含了更早的实验、技术交流、国有项目、私人重塑和家庭规模的实践。

并非一种模式,而是多种酒庄样本

这次行程的有趣之处,在于酒庄之间的巨大差异。

紫雾酒庄:葡萄酒作为城市轻度假

紫雾酒庄位于北京房山区而非河北,但它有助于理解京津冀葡萄酒走廊周边的消费环境,其“风”“土”“阅”系列风格平易近人。更有趣的是,这些酒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饮用场景——为那些原本没打算买酒,却在周末市集上尝了一杯后觉得愉悦而带回家的人准备。紫雾还参与北京的市场活动,开展户外露营和美食合作,葡萄酒不再是严肃的知识体系,而是城外放松日的一部分。对年轻城市消费者来说,这可能是进入葡萄酒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:不是通过产区理论,而是通过即时的愉悦感。

中法与迦南酒庄:技术实力与完整接待

中法庄园和迦南酒庄为我们提供了此行完整的酒庄参观体验。葡萄园管理规范,导览从高铁接站、园内讲解、历史介绍、酒窖参观到品鉴,全程专业,工作人员能应对各环节的技术问题,使用Coravin侍酒。酒庄提供英、德、日语导览,参观期间就有外国访客,酒庄会加上住宿和餐饮服务,已做好接待国际客人的准备。

迦南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也值得一提,其于近年入选“世界最佳葡萄园”榜单实至名归——资本、审美、葡萄园管理和接待设施被整合在一起,形成

了强烈的整体感。我的结论很简单:这是目前我非常愿意推荐的中国酒庄参观体验。酒款风格个人喜好因人而异,但很难找到明显缺陷,其优势在于稳定、精准和覆盖面广的产品组合。

紫晶庄园:私人投资摸索市场

紫晶庄园则不同。其面向游客的设施较为简陋,办公区和酒窖陈旧,没有清晰的公众品鉴或预订系统。但这也正是其价值所在:故事不是完善的接待,而是转型。

2024年加入紫晶庄园的酿酒师蒋先生是怀来人,有长期的生产经验,与常见的留学归国酿酒师形象不同。他描述了以往对赤霞珠等红葡萄品种的侧重:采收时更看重糖度和产量,而白葡萄品种长期受到较少关注。但如今,白葡萄酒已占产量的约40%。在酒庄里,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款半甜琼瑶浆(玫瑰花瓣和鲜梨气息,酒精度11.5%)和2024年甜型小芒森。这些酒并非“不够严肃”,可能更具商业相关性,能为私人投资酒庄带来现金流,拓宽受众。

桑干酒庄:历史厚重与更新需求

桑干酒庄是此行中颇为复杂的一家。它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强大的机构叙事,游客体验包括住宿、餐饮、园内漫步和结构化导览,环境本身极具吸引力。

作为旅游目的地,桑干比我想象中更具吸引力;但作为葡萄酒品牌,评价则更复杂。品鉴的酒款既有雄心,

也有未解问题:2006年传统法起泡酒酵母和饼干香气明显,酸度中等,产品售价400元;2023年本土酵母雷司令香气奔放,但口感平平;2018年西拉是全场极佳,奶油、胡椒、肉桂、巧克力气息,单宁高而丝滑;2019年梅洛则草本味较重,略显苦涩。总体而言,对比其他酒庄,桑干是定价较高的生产商之一,对我来说,部分酒款性价比并不突出。但此行让我对它有了新的认识——桑干在生产传统法起泡酒这件事上,显示出超越中国红酒传统赤霞珠、蛇龙珠模板的努力。它尚未完全焕新,但这种尝试值得关注。

硕丰酒庄:家庭酒庄与北戴河的度假逻辑

在秦皇岛,硕丰代表了又一种经营模式。从北京乘高铁到北戴河站,再驱车约一小时即达。庄主胡硕芳更多负责品牌对外事务,丈夫李立伟负责葡萄园和酒窖。酒庄的特点鲜明:不为模仿宏大的国际模式,而是基于本地资源、个人品位和对受众判断的生活方式选择。据硕丰介绍,酒庄约60%的消费者为女性。产品包装柔和亲切,一款由“玫瑰香”(Muscat Hamburg)酿制的酒强调香气和即时魅力,酒庄还生产苹果、李子等果酒,定位更轻松、非传统的饮用场景。与北戴河阿那亚社区的关系尚在萌芽中,但地理位置的潜力显而易见。这或许不是中国葡萄酒的荣耀故事,但可能更贴近真实的消费故事。

与宁夏相比,河北为何重要?

将河北简单描述为“下一个宁夏”是错误的,这个框架过于狭窄。

宁夏为中国葡萄酒提供了国际标杆——一个与雄心、奖项、精品投资和严肃红葡萄酒相关的区域。河北的价值或许不同:它展现了中国葡萄酒发展更不均衡,但可能更具启示性的阶段。

在河北及京津冀走廊,我看到各家酒庄同时在尝试多重任务:保存技术和历史记忆、精细化栽培、调整风格

朝更新鲜易饮的方向发展、建设接待设施、打造周末目的地、通过市集触达年轻消费者、将葡萄酒与度假文化和家庭式创业连接起来。

这些努力成熟度不一,有些已精致到可接待国际访客,有些仍粗糙、昂贵、沟通不足或才开始理解自己的消费者。但合在一起,它们暗示着中国葡萄酒的下一个挑战不仅是证明品质,而是要变得可及、令人难忘、与时代相关。

河北或许还没有宁夏那样的国际代名词,但这可能正是它值得更密切关注的缘由。(作者系一位长居中国、专注于中国葡萄酒文化与产业观察的独立撰稿人和内容创作者,运营着名为“China Uncorked”的媒体平台,旨在从本土消费视角记录和分享中国葡萄酒的真实体验与发展动态。)

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,请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号。